

1001



學文堂文集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著

論

書論

世儒言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吾竊以爲非也夫所謂斷自唐虞者豈非以前此之書荒忽無稽爲不足錄也哉夫使唐虞以前而無書則不當曰刪唐虞以前有書則彼爲天子者皆聖人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固不足錄與是故伏羲神農黃帝而有

書必與二典三謨合必不如後世路史荒史恍惚
怪誕而無稽而孔子安刪焉然則何以書始唐虞
也曰唐虞以前無書也何以言無書曰上古文字
至唐虞始備其先雖有之風氣簡朴所紀載不過
一二行事非有首尾自成篇章如典謨者也故其
所可知如易傳稱庖犧燧人之事而已有事無文
者孔子既繫之於易而事與文俱備者孔子則存
之於書故以爲刪書斷自唐虞者非也卽觀於易
可見矣使唐虞以前有書則伏羲於卦不當有畫

而無辭故曰唐虞以前無書然則傳稱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三墳三皇之書也是蓋前乎孔子
矣說何居曰周衰處士橫議假古人以著書立說
者多矣楚僻在南服其人服奇而好怪又其先祖
爲重黎顓頊之孫故好言上古之事潛出僞書以
炫世人聽聞者事固有之不足爲據吾請一言以
斷之曰唐虞以前有書則孔子必不刪書始唐虞
則唐虞以前無書斷斷然也或曰是則然矣刪書
終費誓泰誓說者紛紛其何以斷焉曰費誓尊魯

無論也秦誓或以爲孔子錄其言或以爲知秦之代周秦之代周其說近怪故人或非之吾則以爲不然而存費誓亦非徒尊魯而已魯與周爲一體周衰惟魯可以與周而伯禽以後無賢君也伯禽報政尊賢尚親周公以爲必弱其奮發踔厲者獨見於費誓一篇至今讀其書先罰後賞有商人之風焉孔子以爲救周之弊者必法商道故魯當與周然君必如伯禽又必如伯禽之誓費然後可孔子相魯却萊兵墮三都皆憫然有殷武撻伐之意

蓋不如是則不足振魯而何論於周此孔子所以致意於費誓也春秋強國稱晉楚孔子時晉業已衰吳入楚幾於亾矣然申包胥以秦師出而吳人之敗如決潰堤則此時強國莫有踰秦者况秦得豐鎬故地於形勢爲最便將興之機聖人豈不知之而秦自穆公以外無賢君穆公自悔過外亦無有足錄者孔子於是存秦誓以示意若曰此其可以興也云爾而其言亦足訓於後世嗚呼魯當與周而魯卒不能秦不當代周而秦卒代周孔子於

此蓋與西狩獲麟同一絕筆也哉

左公穀異同論

春秋古經惟漢藝文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
本文世未經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
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而三傳所載之異同得失
則不可不審也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以為蔑
公穀以為昧築郿左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左會于
厥憇公穀以為厥銀若是者不可勝數然或以音
字之訛于寧尚未相刺謬至于君氏卒左氏以為
聲子公羊以為師尹是一人而男女有異何也仲

子一也公羊以爲惠公之妾穀梁以爲惠公之母
何也子氏一也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
公之妾何也公羊于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左
氏于哀公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夫子萬世之師
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之子按春秋惟國君世子
生則書其餘則不書而孔子特書何也公穀例君
弑賊不討不書葬然不討且葬者如鄭伯髡頑之
類以及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而葬景公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而葬悼公何也公穀又曰弑君賊不復

見然趙盾復見者以明盾非親弑猶許悼公葬者
亦以明止非真弑非弑而弑之旣弑而不弑之何
也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莒
弑庶其太子僕晉弑州蒲欒書輩密州之弑實展
輿蔡申之賊公孫翩而槩不稱臣何也僖三年正
月不雨左謂不爲災公羊謂記異穀梁謂勤雨皆
不知春秋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之義也公羊謂
求車求金爲非禮不知責諸侯之不貢謂大閱大
蒐爲罕書不知譏列國之僭王也穀梁秋蒐于紅

爲正不知蒐本春田不可用于秋不納子糾爲內
亂不知讐敵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狼之狩爲禮
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以王正月爲王魯公
羊之害政也以麟是成書所致穀梁之附會也經
書日食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公羊曰二日
穀梁曰晦左氏得也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公
羊曰蓋以觀齊女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燕之
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所聚而觀之則公羊
是也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公

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
明天子之禁止與孟子束牲載書而不挿血有合
穀梁是也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
于蔑其卒也書曰公三子曰非公也攝也是叛經
也于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曰非
盾也穿也于許悼公之事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三子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管藥也夫盾
爲正卿返不討賊止居家嗣藥不親嘗罪安所逃
左氏恕之而假于孔子之言公穀因之非也公羊

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是啓後世妾母陵僭之端也可乎穀梁論世子蒯躄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是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也可乎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歸于晉公穀皆云其言歸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有之矣可乎公子結媵歸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爲辭者有之矣可乎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仲也而公羊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博奕者有之矣可乎至如桓公將攘彘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夫齊晉之欲攘豈能驟舉以攘之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可施功左氏不達于侵蔡則曰爲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毛舉細故致二公安攘之烈不彰則又左氏

學文堂集
之失也總之三傳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故爲公穀
之說者曰孔子作春秋使子夏等求百二十國寶
書故其微言奧義惟子夏得聞之而公穀二子親
受業于西河宜其窺見聖人之旨有非左氏所及
聞者是公穀之義長而左氏之義短也或又曰孟
子序堯舜禹湯相傳之統則曰見而知之聞而知
之丘明之于孔子則所云見而知之者也公穀雖
子夏弟子然與見而知之者不同是左氏之義長
而公穀之義短也然公穀之說從而信之者自何

休范甯而外如胡毋生董仲舒羸公眭孟嚴彭祖
顏安樂劉向孫卿申公江翁榮廣蔡千秋輩實繁
有徒其立于學宮者最早而左氏則自賈誼劉歆
鄭衆賈景伯父子而外至杜氏注出而其學始大
行立于學宮亦最後而何休之言若以公羊可廢
左氏可興有甚不平于心者若葉少蘊朱晦菴俱
謂左氏非丘明而王介甫亦疑左氏爲六國時人
者十一事卽論語所記止曰巧言令色左丘明耻
之亦未知丘明之從學聖人與否而左氏之傳果

學文堂集
爲出于丘明否也予曰不然凡吾之所疑于傳者亦還以傳斷之而已矣范氏之言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然吾觀二家之說其失且有不正于短與俗者若丘氏好言鬼神卜筮之說兼及閭巷瑣屑之言所爲巫者誠有之然昔人不云乎傳案也經斷也譬之折獄者不深知其兩造之詳悉委曲而執途人而問之雖臯陶聽之有不能者左氏之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

錯經以合義卽毋論其出于丘明或不出于丘明大約去孔子未遠列國之書如乘與檣杙之類必其時尚有存者可以援據而詳言之必非徒鑿空立說以欺天下後世之人者若公穀二家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卽有一二舍左氏而自爲原委者其揣摩髣髴類多憑臆而出之猶之聽訟者執途人而問之也今有述一事于百里之外者稍近而五十里則其說異矣又近而十里五里則其說又異矣及從其鄰比而問之又從其父兄子弟而訊

之則其事之真與僞者出焉始信向者之說未可
以爲據也今左氏之于經卽未必如其鄰比如其
父兄子弟也大約不出于十里五里之外者今舍
十里五里之近而于百里五十里之外傳聞之或
異或同以臆斷而是非之則甚矣其惑也曰然則
三傳之異同宜衷于左氏而左氏之說其遂無訾
乎曰有之向所云巫者無論已如穎考叔之于鄭
莊公也不告以母子之大倫而教以掘地及泉顧
稱之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周鄭之
交質也不聲以君臣之大義而曰信不由中質無
益也如此之類未可悉數噫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充塞天地之間卽其時爲世所指名儼然以爲君
子者而其說如此宜乎亂臣賊子接踵于世而春
秋之不可不作也悲夫

史漢異同論

作史者必有學才以錯綜于古今之變又有卓識以權衡于予奪之間而後可以稱良材備寔錄也上下數千年執簡者莫不稱馬班譽之則曰辨不華也質不俚也瞻不穢而詳不冗也皆據拾向擘之唾餘訾之則曰先黃老也進姦雄也排死節而退正直也皆指索遷固之疵類以至甲班乙馬者依王充右馬左班者倣張輔而馬班並非者則宗王仲淹馬班並是者則倣蘇明允此皆雷同風影

其于異同得失之故俱未足以折服三氏也試言
其槩遷之年表十固則省而入遷之入書固則增
而爲十遷之諸侯年表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
韓信王楚子肥王齊張耳王趙所以觀天下之形
勢也固分而爲同異姓殊乖親疎相錯之體遷之
功臣年表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高祖功臣侯
惠景之間侯建元以來侯所以著時政之得失也
固乃綜而爲一殊昧因時考政之義固之譏遷曰
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踈略牴牾是

非頗謬于聖人又傷遷不能以智免于刑今觀固
自爲書列儒林于諸家其後六經孰甚褒郭解以
謙愛其進奸雄孰甚古今人表專言古而不及今
其踈畧牴牾孰甚坐竇固而陷大侈其不能以智
全身又孰甚子長有知寧不反唇乎又嘗論之黜
項籍于列傳以懼僭竊尊孝惠于本紀以崇正統
此固之得而遷所見不及此也張湯當列于酷吏
而併恕杜周侯王當列于世家而雜于列傳大宛
當附于四裔而没于張騫此遷之得固所宜同而

學文堂集
不同者也子貢仲尼之徒乃溺于傭販婦嫠之賤
范蠡白圭本春秋戰國之士乃亦綴入漢書兵說
畧見于刑法而使漢家經武之制無考選舉一代
鉅典而志皆不載遂使漢世賓興之典無聞此遷
與固之所共失而不相掩者也蓋遷當坑焚煨燼
之後前無師承獨創起例其成書也難固當文獻
足徵之時多因揚雄劉歆等之舊而潤色之其成
書也易遷之書并論徃古且欲藏之名山故其文
質直而事覈固之書專紀當代且奉詔而作故其

學文堂集
文委婉而加詳遷所遭厄抑放筆而涉孤憤隱義
微辭多寓言表固所撰周密舖揚不免費詞而微
情渺旨發露無餘此則兩氏異同得失之大凡也
要之遷有史才固得史體遷之記事好言細碎固
必舉其大者其于文章遷多錄哀怨之言固則多
列君國大故如賈誼鄒陽一則取其吊屈原文獄
中書一則取其治安策諫吳詞及見王長君事亦
一証也至若序貨殖游狹皆孟堅之論爲正子長
文詞雖高歷取前人以寄其憤懣不平之氣名曰

百三十篇猶之自作傳一篇耳然孟堅雖有補苴
罅漏之功至取子長之叙事顛倒錯綜不能無憾
不及武昭以後自爲經營無所蹈襲也

朱陸異同論

夫人資稟不齊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中庸有
學知困知之別洪範有沉潛高明之殊當其心理
昭瑩潛通默貫皆足以入聖域而明道統未可以
軒輊觀也朱仲晦陸子靜鵝湖之集呂伯恭亦因
兩家異同將使會歸一致以定所適從乃朱之意
欲令人詳叅綜覽而後歸于約陸之意欲令人內
照返觀而後放于博朱以陸之教爲太簡陸以朱
之教爲近支見解旣分議論滋起鵝湖一席地金

谿兩律詩往來辨駁窮日繼夜後儒天分英邁者
每訾朱子之訓誥學力沉實者輒病陸子之似禪
殊不知朱以格物爲功陸以致知爲要其于入道
之門均無戾于大學也子靜之說曰堯舜以前何
書可讀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仲晦之說曰學
於古訓乃有獲說命言之詳矣乃以蠹簡揮斥其
不墮禪學者幾希子靜之說曰典學原不教人盡
廢須是打疊心地潔淨不潔淨而讀書是謂假寇
兵齎盜糧仲晦之說曰吾從聖賢經傳口講心維

躬行力究習之久久衆理洞然心地之不潔淨者
寡矣子靜之說曰心理本是昭然瑩徹非由外鑠
顏子所以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仲晦之說曰顏子
喟然之嘆不于高堅前後着力而于博文約禮進
步惟其腳踏實地乃能一旦豁然大抵子靜之學
從孟子悟入故其光明卓犖大類孟子當時議之
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子靜聞
之曰誠然蓋孟子于殼觶乍見嘖蹴平旦良知良
能時時指其發見之大端故子靜謂孔子之道至

孟子而一光其深信如此仲晦之學謂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乃晦于是極力精研于學庸則補其闕遺分其次序于論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迄乎晚年學愈邃識愈精乃自悔曰近覺從前爲學寔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悞兼亦悞人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自適而子靜之轉語亦曰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鍊磨積日累月以至如此今人却言某不曾去理會墳典可笑也故仲晦與門人稱南

渡以來八字立脚理會着功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子靜亦嘗言建安無朱仲晦青田無陸子靜二子之深相欽服如此故雖其初議識參差自有心孚契合之處非若後學之分門樹黨大相刺謬也惜乎二子得力于格致而曾氏釋傳獨失其篇他日薛敬軒之力踐謂其遡考亭之源王陽明之良知謂其臻象山之奧嗚呼近之矣世之學者性地不必如子靜下學上達循循以幾于聖賢亦惟爲功于朱子而紛紛同異之說皆可置勿論

學文堂集
不然者馳騫于陸子之學必至流于佛氏其弊可
勝言哉不必取于情不學士安得而見於世哉

天人論

張子天人說曰事之不可已者人也理之不可知
者天也于不可已者而必欲已之則愚于不可知
者而必欲知之則誣予謂不然蓋不可已者天理
也不可不知者人事也以人事之不可知而誤謂天
理之不可知以人事之不可已而不求天理之不
可已皆非君子見道之言也張子曰士不可已于
誦讀農不可已于耕耨工不可已于審曲面執賈
不可已于懋遷有無以是爲不可已之事也不知

此特先王制民之常業而非根于性由于命自然而不可已之事是但就人事而言人事也但就人事而言人事則不可已者莫如衣食然且有鶉衣百結而行歌自樂者矣有不舉火而聲出金石者矣安在其不可已也苟第以人事言人事雖至急如衣食欲已之亦竟已之也若吾之所爲不可已者則如子之不可已于孝也臣之不可已于忠也父之不可已于慈也弟之不可已于悌也一行也而不可已于誠一言也而不可已于信一酬酢也

而不可已于辭讓一裁制也而不可已于是非一動念也而不可已于惻隱羞惡凡此者皆天理也則皆吾所爲不可已者也不可已于須臾而卽不可已于終身不可已于造次顛沛生亦不可已死亦不可已所爲根于性由于命自然而不可已者此之謂也予故曰不可已者天理也夫天者一定之天理者一定之理無不可知也使以爲不可知則非天也非理也今張子曰士而不免于饑寒矣農而轉死于溝壑矣工賈而流離于道路矣以是

學文堂集
爲天理之不可知也噫此又徇乎世俗之見而爲
言也夫以天地之大古今之久人事出乎其間至
參錯而不齊若歲差然而不得謂天之果有差果
不可得而知也人事亦猶是矣若以人事之乖反
而遂謂天理之不可知是誣天也天其可誣乎是
故使一人而耕而十人皆得食吾必曰耕可以得
食也使十人而耕而得食半不得食者半吾猶曰
耕可以得食也即使十人而耕而得食者一人不
得食者九人吾亦必曰耕可以得食也是何也耕

而得食天之理也其或得食或不得食則固人事
之乖反有所不可知卽至乖反之極亦但可曰人
事之不可知而不得謂天理之不可知蓋天者一
定之天理者一定之理以爲不可知則非天則非
理信乎不可已者天理而不可知者人事張氏之
說豈可以訓世與

理學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易著夏有連山其卦首艮商有
歸藏其卦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
辭孔子爲十翼而易之道始備要之伏羲之八卦
先天也乾坤縱而六子橫對待之體也文王之八
卦後天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流行之用也先天離
東坎西象日月之次于卯酉後天離南坎北象日
月之正于子午乾爲君以統臨于南震爲帝以主
宰于東夫孰非一理哉揚子雲之著書難以準易

而況衛氏元包先坤後乾卑高不陳大小孟仲老
少無別而可以言易乎司馬光之潛虛難以準揚
而況焦氏易林其失也支蘇氏易解其失也妄而
可以言易乎善論易之理者惟太極圖書善論易
之數者惟皇極經世圖說尚矣而易通亦所以明
理經世尚矣而啓蒙亦所以明數程子易學全出
周子故作傳專言義理朱子易學多祖孟子故本
義專言卜筮究之周子言理而邵子言象數象數
固理之寓也程子言理而朱子言卜筮卜筮固理

之推也非有二道也若夫圖書之理則更有難言
者易言河出圖而不明其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
明其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
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
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
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班固五行志
引歆向之言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爲八卦大禹法
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
圖書而類以九疇配八卦愚則以爲圖書並出皆

學文堂集
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蓋自一以至十者圖之數也而陰陽奇偶之理存焉故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二八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爲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爲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爲土土爲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圖之所以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圖之所爲黑其文也是其于陰陽奇偶之理準之于易無不合者至九疇中之位次前後名數之陰陽奇偶合之洛書俱

不相當若曰舍陰陽奇偶而惟取其數之九也則淺之乎窺洛書矣且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于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偶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礙陽也總之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何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鍾之管故聖人繫乾以

見天之心乾者一數也此圖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起乎一也至于圖說所載言仁義中正而不言禮智蓋中卽禮也禮得其中則非所謂奢儉之禮正卽智也智得其正則非所謂穿鑿之智言中正則包太極之全何也仁不流于兼愛則仁之中正義不流于爲我則義之中正中正蓋包四德而兼該也言仁義則分太極之半何也仁屬乎陽之動而不屬乎陰義屬乎陰之靜而不屬乎陽仁義蓋分兩端而對立也圖說所以不言禮智者

以此經世言易詩書春秋而不言禮樂蓋皇帝王霸爲易詩書春秋之體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用易始于皇而終于王春秋始于霸而終于霸是皇帝王霸皆有禮而不可以偏屬也皆有樂而不可以偏指也經世之所以不言禮樂者以此通書之作所以明圖說之蘊蓋圖說不過言一理萬化之本而通書言性則析爲剛柔又析爲剛柔善惡中之五者言幾則析爲善惡又析爲仁義禮智信之五者誠無僞卽太極也正蒙之作所以發西

學文堂集
銘之旨蓋西銘不過言理一分殊之妙而正蒙之說如惟一故神惟兩故化由太虛而有天之名由氣化而有道之名合虛與氣而有性之名合性與先覺而有心之名卽所謂天地之塞吾體帥吾性也夫太極之理如此而陸氏疑爲老子虛無之說不知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天理奚可岐而二之西銘之旨如彼而陸氏疑以爲墨氏兼愛之說不知西銘理一而分殊墨子二本而無分安可合而一之龜山嘗疑西銘得程說而渙然冰釋彼陸

氏者何惑耶至夫二程朱陸之學之辨則更有說焉二程共學濂溪而明道天資最高伊川莫及然言心有主爲虛者無欲也心有主爲實者主敬也異而同也言多聞言行爲貴者博而約也書記誦博識爲病者徇而喪也異而同也朱子得二程之學于李延平而大光之陸子靜生當其時聰明識識過于朱子躬行心得不及朱子然而義利之辨朱子亦心服之是故讀書窮理躬行實踐以至聖人者朱之道問學也涵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脚者

陸之尊德性也異而同也然而有終不可同者則朱子之學有本有末下學上達其究合內外有無隱顯爲一致此所以接統孔孟而示天下後世入道之門也陸子之學則極高明而未盡夫道中庸是故王文成倣之而有良知之說陳白沙祖之而有主靜之說白沙道未大行文成事功名理冠絕一代卽良知兩字亦本孟子然而爲其徒者以良知附會養氣而入空矣又以良知印合虛渺而入禪矣由今言之天下萬理出于心心必虛明廣大

而後盡其量顧所謂虛明廣大者卽天理也其始也窮究于義理而致知格物以基之其究也涵養于敬一而定靜安慮以持之朱陸雖異其歸不一致乎要之學者之致功必以朱子爲歸所爲腳踏實地人人可至于聖賢也而大學一書尤朱子生平得力其教人致功全在乎此大旨所存則格物之訓必爲窮理窮理之本必由居敬遵之則爲入德之正門悖之則爲叛道之邪說乃居敬窮理二者大學本文竟未之及卽朱子註大學亦但以格

物爲窮理而語錄云古人先有小學工夫故不必
言敬今人無小學須先補入一敬字是敬之一字
爲致功之大要也後儒如元之許衡明之薛瑄實
能得朱子之精而接統于考亭其他諸儒得失相
叅偏全不一若顧涇陽高景逸洵傑然可稱者愚
別有論定焉

佛論

陸氏云儒佛不同其介甚嚴儒與佛一字不得相
爲混用予以爲其說似是而非也何則儒自儒佛
自佛宜也必以儒之說一字不得混于佛佛之說
一字不得混于儒則似乎儒與佛並尊矣佛未入
中國之前原未嘗分孰爲儒孰爲佛迨有儒佛之
分則佛每竊吾儒之言以混于佛若吾儒則何嘗
有取于佛而混之哉儒言心言性佛亦竊言心言
性儒言盡心知性佛亦竊言明心見性儒言空空

屢空佛亦竊言空儒言知覺先覺佛亦竊言覺是
皆吾儒之論在先而佛竊之也然彼卽竊之而其
指歸自別苟不辨其毫釐千里之別徒曰一字不
可相混亦何以尊吾儒折釋氏乎蓋吾儒言心性
其精義無窮佛言心性大旨不外空覺佛之空非
吾儒所謂空佛之覺非吾儒所謂覺非惟不可相
混且不可相借彼欲空物欲并空物理以無爲空
彼欲覺天性遂遺人道以空爲覺吾儒之空物欲
旣去無非物理卽空是實吾儒之覺欲明天性先

明人道卽人是天物理不可空而空之人道不可
遺而遺之是無古今無宇宙而何有于倫物何有
于禮義乎彼亦嘗言忠而其身先立于忠之外不
得以忠欺世亦嘗言孝而其身先立于孝之外又
豈得以孝欺世哉善惡亦然吾儒爲善一稟于義
釋氏爲善捐金媚禱冀幸不可知一出于利嗟乎
以邀福之心而爲善豈得謂之善哉考亭氏外佛
之學者也謂其精者我已有之其粗者則我之所
不屑道夫我之所不屑道以言其粗者是也若其

精者亦彼之所謂精安得等之於我而謂我已有之乎昔韓昌黎之論佛骨表與孟子之闢楊墨相同闢楊墨是矣蓋以其道與吾孔子之道亂也若佛何爲哉佛生于彼國未嘗知我中國有孔子彼自成其所謂道未常知有我孔子之道其後教雖入我中國疆界之別本畫然而清烏足以亂我孔子之道況乎昌黎之闢佛本不足以服之若所云上古之帝王多百歲自佛入多不百歲夫佛何術而能使我中國人主皆不百歲乎昌黎視其靈過

大其理過怪欲以闢之反高以爲之地宜乎使佛益妄自尊大矣夫佛不過西方之人也非有他奇以加于我中國而人之尊之貿貿然趨之向謂以罔愚夫婦而不可以罔士君子孰知近世以來士君子與愚夫婦並陷究其故由于聖學不明童而習之老而一無所得勢必至爲異端曲學所引有心者于此爲可深悲吾故嘗語人曰吾儒不必侈言闢佛但求盡吾儒之道而佛之爲說自不得而中之吾儒不爲所中卽任其罔愚夫婦而亦無大

病矣

佛論 其二

佛氏之學惟陸子狀之最精曰自私自利曰義外
或曰私莫私於身家佛氏不有其家且不有其身
矣彼自捨其身家而說法度世彼且無人我相而
何以反謂之私利也予曰此其所以爲私利也古
聖人立人道之極使天下後世取法聖人故謂之
教雖學聖人者未必皆至於聖人而要之以聖人
爲的必不至畔于聖人也佛氏說法度世先自絕
於人倫將使天下盡如其所爲乎則人類且絕何

世之可度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此天命之當然而人心之不容已者故曰達道曰良知良能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未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以爲仁義者使彼實見天命人心之實理必當悔恨其非以求全于大倫若謂人倫日用之外別有妙道則其見爲妄見其說爲妄說先儒有云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此定論也况彼既無人我相而又云來世當得作佛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其死也魂歸於天魄歸于地聖人亦如是而已彼乃欲自以其一已之靈托生轉世是於太虛之中自爲一物而不化其爲我相已甚所謂自私自利不更曉然乎或曰佛氏之昌韓愈攻之而不能破魏周滅之而不能滅子又何多事焉曰吾不與佛氏辨爲惑于佛者辨也佛氏雖昌其法不可以治一邑理一官何足與深論其徒雖耗蠹于天下而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又何必與之計錙銖繫長短凡所以必辨者爲有志學道而惑于佛氏者之可惜也設使告子當日不遇孟

子人又孰辨其非者安知不益恣其傳述後世如佛氏之書也佛氏之書言非不精于告子而其究無異于告子其理非不類於聖人而其指大異于聖人何以言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不離道道不離器聖人下學而上達卽器而道存故聖人喻道則曰舉一反三佛之喻道則曰登岸捨筏猶莊生所謂忘筌也捨筏忘筌豈非離器爲道乎離器爲道其爲道也異矣昔有問新民於王子者曰在明明德問明明德曰在新民人不

能離人以爲人卽不能離人以爲德彼乃棄絕人倫懸空獨見其所謂心性者不亦異乎而不特此也吾儒之言合有無兼虛實虛無者未始不實有而實有者未始不虛無鮮有墮于一偏者詩曰無聲無臭虛無也又曰有物有則則實有也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虛無也又曰體物不遺誠不可揜則實有也程子曰有主則虛虛無也又曰有主則實則實有也虛無以言其至微至神無方所之可指無名象之可求耳至此理之塞天地在在

皆是固至實而非虛也釋氏欲還其本虛本無而并其實有者亦虛無之宜乎倫理蕩然而流爲異端邪說也然則有志于聖賢之士求盡其所爲孔子之道而佛之爲佛亦存而不論而可哉

學文堂文集

論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論

庚子鄉墨

夫椒山人陳玉璣賡明著

善治天下者必有所以倡導斯民之具斯可通衆志而輯羣心蓋天下之民至紛而無紀也天下民之心至渙而難一也顧此含生知識之衆未嘗無親遜之意存乎其中特無以導之遂至相凌相競日相勝而未有已聖人出而敷教明倫使之各得

其性情民乃秩然以序雍然以親盡復其所固有
此非于天下之民有所強也不過取樸拙而文物
之舉幽滯而節宣之將周旋進退有其度慢易繁
簡有其音于是雍容康樂之化_琴鼓舞焉而不自
知則上之導之不殊乎下之自爲導也所稱導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者是已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
不相沿樂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制與之相終始
而民之遊其宇者熙熙焉皞皞焉語之以尊君親
上而民自若也語之以愛親敬長而民自若也語

之以卹鄰睦族而民自若也爲之上者果何以得
此於民哉蓋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以下逮於士庶
莫不有禮以安其體有樂以平其心而後悖逆之
風由茲以息竒邪之志由是以消甚矣禮樂之於
民若是其亟也故夫簠簋俎豆禮之器也而禮不
盡是鐘鼓管籥樂之器也而樂不盡是禮樂也者
皆行乎其性之所不容已出乎其情之所不可遏
而自然之理得焉自然之理得則雖萬有不齊者
無不齊已况乎民之相觀而化尤爲至神者乎雖

然先王因性作則緣情制樂有純任乎天者無體
之禮無聲之樂是也有待理乎人者志敬而節懼
志和而音雅是也有本乎天而成乎人者五禮本
于一敬八音起于中聲是也先王知禮樂之於民
果若是其亟卽所爲簠簋俎豆鐘鼓管籥之屬亦
不敢忽所以作其恭肅之意發其懽忻之思而起
視夫民如物之勾萌甲拆生意具足于中一自雨
露長養而滋息之而物已莫不茂育矣由是問民
之於家庭猶有疏間親而小加大者乎問民之于
里閭猶有好剛使氣而詬誶相加者乎問民之于
長上猶有乖舛自爲而侵凌犯敘者乎則皆無有
也故曰禮至則不爭樂至則無怨正一人之性而
千萬人之性無不正適一人之情而千萬人之情
無不適由是而羣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將相和
而士豫附總不外禮樂而得之也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論 丁酉副墨
天下以一人而治非治于一人之身也治于一人
之心亦非治于一人之心也亦一人自治其心而
天下乃無不治何則天下之大國異政家異教民
生其間者異俗不得其本以御之則爲術日煩而
治効終以不著惟爲之君者知夫衆不可以治衆
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可以應動應動者至靜者
也于是宅其心于無爲守其中于至正澹然若無
意于天下而舉方州之廣族類之繁已胥托業于

一人之度而有餘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請申其義夫君者天下之所待治者也以貴治賤則名位足以長人以賢治愚則聰明足以服物而又爲之課農桑以厚其生爲之興學校以正其術爲之勅刑法以防其滯如是是可以治乎未也又爲之禮以宣節之爲之樂以和導之爲之采風陳詩以孚達之如是是可以治乎未也夫天下之所以難治者以天下之人各有其志也由性情而有好尚由好尚而有風俗由風俗而有正變與盛衰則天

下不難于治而或化未臻于隆古績未底于純熙一物未寧一事未理君子卽不得謂治之成信乎成功若斯之難也然而無難也君身者萬邦之極也主術者萬化之源也天下之志無不以君志爲依使君無燕溺之志則天下之怙侈習非者寡矣使君無侈大之志則天下之矜功伐技者息矣使君無佚欲之志則天下之游惰失職者遠矣而且志于仁則天下無不慈愛而惻隱志于義天下無不惇大而直方志于禮天下莫不恭讓而好施志

于信天下莫不立誠而敦慤未嘗曰我如是以操
之天下必如是以應之也起視天下衆者已盡理
矣動者已盡安矣豈必文誥之爲煩整齊之異術
哉要之君志所由定非無自也必自學問以正其
原端人誼士以養其德然後堅定而不惑于他塗
此古帝王所由立政勤民者其治或傳或不傳惟
此心統之執中歷聖相師而不易也然則天下其
可以無本之治治之乎吾願凡爲人君者三復程
子之言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丁未會墨

天下自然之理非勉然者所易及此理之所以獨
絕也天下勉然之理爲自然者所不殊此理之所
以大公也然而天下自然者不易觀惟此勉然之
人懋其功以馴至焉則直可以自然之名歸之特
不立一自然之名以爲則於天下不知天下之理
固有如其極而人之求至乎其理者必至於如
是而後可爲理之盡也此中庸言人道而深有望
於致曲者試申之夫盡性者至誠也性爲人人共

有之性惟至誠不期盡而自無不盡則與期盡而未必盡者有異矣卽與期盡而至於盡者有異矣盡性以至贊化者至誠也化爲天地獨私之化惟至誠不期化而亦無不化則與期化而未必化者有異矣卽與期化而至於化者有異矣雖然無異也至誠之尊於天下者以其能化致曲之可至於至誠者亦以其能化至於能化亦安有至次之可分哉若然則可言致曲而不必言至誠何也與其言至誠而震於其名不若言致曲而循乎其實也

亦可言至誠而不必言致曲何也始之因誠求致而次非卽至究之所致皆誠而次卽爲至也又可言致曲而並言至誠何也言致曲而不言至誠則致曲之功不盡言至誠而必本致曲則至誠之理同歸也吾還於其致曲思之偏全異也而誠無異致之偏者有其誠致之全者有其誠迨至見全不見偏而誠至矣此致曲之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內外殊也而誠無殊致之內者有其誠致之外者有其誠迨至由內以及外而誠至矣此致曲之

學文堂集
能也而謂僅致曲之能乎由是思之中庸後此之
言大德敦化皆以能致而後能敦也繼此之言知
天地之化育亦以能致而後能知也惟天下至誠
爲能化一如惟致曲者之爲能化耳此天道也卽
人道也

萬邦作孚

丁未會墨

帝王之治天下必思天下之受治於我者何事我
之所恃以治天下者何本而後上理可臻然思天
下之受治於我者必博綜古帝王之道以爲治乎
恐因革異宜遠徵之不若近取之也思我之所恃
以治天下者必仰法上天之道以爲治乎恐冥漠
難求虛擬之不若實致之也是知治世之道莫大
乎敬天敬天之道卽存乎法祖苟繼體人主兢兢
焉以法祖爲治世之大端而一代之治在是一代

學文堂集
卷二
之天在是矣旨哉大雅首篇言萬邦作孚而必本於儀刑文王爲進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蓋守成之治與開創者有殊開創之主其時雖無因仍之業而受命勃興其得天也似易守成之主其時雖有可承之基而持盈保泰其得天也較難况乎萬邦大矣萬邦之人衆矣萬邦之人之心至不一矣欲有以孚之且盡有以孚之顧可以無本之治治哉嘗思範天下者法也乃何以群奉一王之法而揆其心有協有不協焉則法不可以盡恃蒞天下

者權也乃何以羣憚一人之權而究其心有安有未安焉則權不可以盡居信乎作孚之難也惟自儀刑以來文王以在上而於昭者我亦以帝命而無遏之文王以亶亶而令聞者我亦以義問而宜昭之文王以緝熙而敬止者我亦以聲臭而虞度之將見萬邦之大皆曰今日之範我者果不以法而以心也此其心能格天者卽能格祖而有不能格民乎且曰今日之蒞我者果不以權而以心也此其心與天爲一者卽與祖爲一而有不與民爲

學文堂集
一乎作孚之效有由然者由是而知汝墳江漢之
風在昔也而孔邇之歌不獨在昔矣虞芮質成之
化在昔也而來王之盛更邁於昔矣噫今日之萬
邦非卽昔日之舊邦乎萬邦作孚益知天命之維
新矣其可不以文王爲法哉

學文堂集
卷之十
論二
十
正統辯論

世無孔子之說是正於是諸儒之論起焉諸儒之
論安所正曰前乎孔子有類是事者以孔子之論
折之可也孔子以前無有者以天下人心之公折
之亦孔子之旨也三代旣往後之有天下不能盡
如三代歐陽子有正統之論歐陽子知黜東晉後
魏五代之非正統矣其實欲入僞梁爲正統也吾
請以天下人心之公折之于孔子之旨凡不僞梁
者其說蓋出于司馬氏秦莊襄滅周列本紀項羽

宰制天下列本紀是也僞梁者其說蓋出于班氏
項羽入列傳王莽入列傳是也以義論則班氏之
說爲優班氏之例本諸孔子昔者寒浞弑夏后相
自立越四十餘年少康乃滅浞中興後世言夏后
氏歷年四百中間不以浞亂夏統班氏黜新莽于
列傳用浞例也然則梁之不得列于帝紀又何疑
乎莽之假皇帝也天下僅有劉崇翟義起兵討莽
篡位十五年天下拱手歸服十六年而莽誅賊温
篡唐至友貞自殺凡十七年正與莽等耳况淮南

西川移檄討賊者不絕或者曰莽之後漢復興故
莽從黜曹丕之時有蜀漢故綱目黜魏今唐已亡
不復有唐晉王豈可比于昭烈乎且其時僭號者
劉守光稱燕帝王建稱蜀帝天下無主不得已而
紀梁也是不然和陵温陵雖相繼被弑唐未亡也
温于丁卯篡位至甲戌鎮趙王鎔定王處直推晉
王爲尚書令晉王非唐之大臣乎河上之師義聲
赫赫與諸葛之出祁山有光焉癸未晉岐猶稱天
祐二十年者未改何有于梁之龍德乎晉王卽位

于魏州君子猶非之以其不聽張承業之言非聖人讓天下之心也夫晉王不能爲聖人之讓天下較之唐高祖宋太祖卽位本末猶爲明白然而君子非之况于賊温乎唐中宗武氏子也五王武氏所親任也五王不能告九廟而廢武氏君子憾焉况于賊温乎歐陽之子不僞梁也猶夫唐經亂周紀也唐經亂周紀蓋本于司馬氏班氏以呂后列本紀也司馬氏班氏之失歐陽子則效之班氏黜王莽其義甚正則不知法何其識之陋也且班氏時後世必群起而非之何者悖人心之公不可以質諸聖人也吾之必僞梁也以天下人心之公言之也若歐陽子謂五代史則不僞梁於正統則黜而絕之引孔子之刪詩王風下同于列國爲抑周其論益舛謬不足辯

持世論上

治亂者陰陽消長之機也陰陽之消長是爲氣數
氣數者開闢未分以前已有此一定之理天得而
攝之不得而主之蓋氣數生天天不能生氣數也
若夫主持氣數之人則天之所生也天既生是人
而是人之受生于天也在我已有其權矣在我有
其權則凡我所得爲之事與我所當爲之事皆自
我主之而天有所不得與天非不與也五之爲窮
爲通爲得爲喪爲富貴爲貧賤天實主之至于所

學文堂集
以處窮所以處通所以處得所以處喪所以處富
貴與貧賤則皆在人之事天卽欲與之而有不能
故曰自我主之也夫果能自我主之而天不得侵
我之權是則所爲主持氣數之人乎周之孔孟是
已自古迄今世道之壞莫甚于春秋戰國此氣數
之極亂也而春秋有孔子戰國有孟子一聖一賢
先後二百餘年之間竭力挽之而終莫之救何者
春秋戰國其氣數已定于開闢未分之先卽天亦
不容有二命故春秋不可以爲唐虞戰國不可以

爲三代明矣乃一聖一賢者天之所不得已而生
焉者也春秋旣不可爲唐虞戰國旣不可爲三代
在天已無如之何使不生此二人以持之則春秋
戰國猶未可知也夫春秋戰國雖不能反于唐虞
三代而尙得成其爲春秋戰國者非孔孟之力乎
天之生孔孟凡以此耳予讀左傳國策輒以爲此
時之風俗人心其壞尤甚于今日使無孔孟則江
河日下之勢寧可言哉夫氣數所以開人心風俗
而人心風俗亦足以主持氣數至江河日下則乾

坤將毀矣此天心之所甚懼也故不得已而生孔
孟由是言之治亂者陰陽消長之機也天且不得
而主之者也主持氣數之人天之所生也天既生
之而卽以權授之者也然則天假之權人當如之
何亦曰盡我所當爲之事與我所得爲之事于凡
窮通得喪富貴貧賤無失其所以處之之道而已
矣然則我果能自主乎曰自主固不易也讀孔孟
之書學孔孟之學心孔孟之心于不能自主之中
而日求至于能自主將盡人以合天庶無憾矣

持世論下

自堯舜至于今四千有餘歲世次遞沿帝王相嬗
迭以廢興至今日而衰晚極矣然而人心風俗吾
謂其猶勝于春秋戰國者何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守其社稷者不可勝計至戰國則處士橫議楊墨
恣行仁義充塞率獸食人而人相食其禍亂尤甚
今之世詎若此之甚也且夫今之世所以未若此
之甚者何也有孔孟之書故也春秋戰國雖已生

孔孟而無孔孟之書當此之時孔孟之道既不行
雖東西南北傳食諸侯卒不能戶說以眇論況其
時之人聰明材智皆十倍于今日于是乎家異學
人異教游說縱橫各持私心臆見以墮壞先王之
典章此風俗人心所以愈不可救而禍亂益甚也
今雖孔孟已沒而孔孟之道昭然在目四海之內
無異學無殊教童而習之至老死而不廢則惟此
孔孟之書其以是致爵位者既不敢忘所自來而
曰此皆孔孟之澤卽終身窮困亦終守此孔孟之

書而無敢怨尤其或父受書而子不及受書或子
受書而父未嘗受書則皆惕然愧悔曰我何爲而
不讀孔孟之書則是天下之人心皆知愛孔孟之
書也夫孔孟之書人之愛讀之者乃至於是此非
無故而然也蓋其爲書誠有所不得不愛者彼其
言皆日用常行之言道皆日用常行之道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率由之而不能踰飲食起居動
靜出入遵循之而不能越蕩蕩焉平平焉引人以
視履同歸焉如是則安得不愛安得不愛且讀讀

而至于不廢今世之不愛孔孟之書者非人也若夫愛而讀讀而不廢苟盡人而皆然則人心風俗不待董率而自醇然則孔孟之書其爲持世也乃人人得而持之者也蓋持世之書而苟非衆人皆所能持則其持世也不遠昔堯舜之治其盛爲萬古莫並然至春秋戰國不過千六百年間而其澤已湮教化不可復舉彼其時堯舜之書非不存也特其書之爲持世非衆人皆所能行而必有待于帝王帝王不興故曠世而不再振若孔孟之書則皆衆人之所能行者矣夫孔孟以其書持世而又

不以持世之權私之一已而與天下後世公之嗟乎孔孟之功豈不高于堯舜哉

性習論

上

性者道之所出也中庸言率性之謂道蓋明後天之道而非先天之道自人而言之也先天之道是為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道已立乎其先此時猶未有人焉有性則是道未嘗從性出也迨既有人矣人受天之命以為性而人之身各具一太極焉自是而道始行故夫率性之謂道者道將自此而行也此後天之道也然則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何昉乎曰書言惟皇降衷於民是也皇降

學文堂集
之衷有善而無惡天之命人命以善不命以惡此
孟子所以有性善之論也子思述所傳于夫子孟
子得所傳于子思性善之論卽所謂天命之性先
後一揆也夫性旣善則盡人而同者也盡人而同
則固無彼此矣無遠近矣然而夫子則言性相近
似乎微分彼此程子因謂此言氣質之性夫氣質
之性亦爲天所命但氣類萬有不齊方其稟于天
也不能無清濁厚薄之分然雖有清濁厚薄之分
而究無善惡之別而皆不害其爲性善今夫天地

亦有氣質高明者天之氣質也博厚者地之氣質
也雖天傾乎西北而初不害其爲高明地缺乎東
南而初不害其爲博厚人之氣質有厚薄清濁厚
者爲賢薄者爲不肖清者爲智濁者爲愚彼愚不
肖者亦猶天地之缺陷也天地有缺陷而正無損
其爲高明博厚人有缺陷而亦無損其爲性善其
理同也故夫氣質之中實具義理觀乎夫子性相
近之說則知孟子性善之說信而不誣也且夫智
愚賢不肖同稟天地之氣以生皆可以入道然而

卒不能者何也習誤之也習非能誤人也人誤用其習而習遂能誤人人之所以誤用其習者何也蓋人自受形以後氣日強而理以弱氣強則多所動于外理弱則無以主乎中於是不聽命于性而常聽命于習至所習者非性則盡流于惡而靡所止矣是故人當卽性而爲習習乎性之仁則事事皆仁矣習乎性之義則事事皆義矣習乎性之禮與智則事事皆禮智矣如是則可謂之君子矣其或反是而日習乎不仁日習乎不智日習乎非禮非義是離性以爲習者也不謂之小人不可得矣則甚矣習之不可不慎也子曰學而時習之言習之存乎學也曾子曰傳不習乎言習之存乎教也然則求道者亦惟正所習于教學之間歸于一是以復其性而已而漢揚子雲乃謂習非可以勝是嗚呼吾道幾何而不亡也哉

性習論下
獨不見夫嬰兒乎嬰兒之甫生也呱呱然而啼此
其聲天下皆同也少長而父母導之使言而其聲
始各異是文齊之人則為齊語矣楚之人則為楚
語矣吳之人而為吳語越之人則為越語矣甚至
鳩舌之人則為鳩舌之語侏儻之人則為侏儻之
語群方之音遂有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是何也
蓋其所習者殊也然則所習之殊豈獨存于嬰兒
哉豈獨存于嬰兒之語哉凡人之幼而壯壯而老

性習論下

獨不見夫嬰兒乎嬰兒之甫生也呱呱然而啼此
其聲天下皆同也少長而父母導之使言而其聲
始各異是文齊之人則為齊語矣楚之人則為楚
語矣吳之人而為吳語越之人則為越語矣甚至
鳩舌之人則為鳩舌之語侏儻之人則為侏儻之
語群方之音遂有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是何也
蓋其所習者殊也然則所習之殊豈獨存于嬰兒
哉豈獨存于嬰兒之語哉凡人之幼而壯壯而老

學文堂集
一出入一言動以至與人接物記誦詞章之際莫
不有習終身慎之而後吾之性常守而不失不然
則俗習移人賢者不免况其爲中材之士乎孔子
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性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所以正所習也此不獨爲弟子
訓也然而必自弟子始夫入則孝出則弟是于一
出一入正所習也習于孝弟也謹而信是于一言
一動正所習也習于謹信也汎愛衆而親仁是于
與人接物正所習也習于愛衆親仁也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是于記誦詞章之際正所習也習于學
文也如是而守之一日則一日之習以正守之終
身則終身之習以正而吾之性可以永保而不失
此成人之教也而孔子特爲弟子言之者成人之
教自弟子而始蓋以弟子太樸未漓而有赤子之
心其時之性故在卽爲多方以保之則復性之功
可以優游而自得賈生有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
自然此之謂也後世之人不識己性之善於是乎
相率而爲惡一聽于習之所使而曾莫之返是故

習爲不孝則終身而不孝矣習爲不弟則終身而
不弟矣習爲不謹不信則終身而不謹信矣習爲
不學文則終身而不學文矣若是者皆惡也然皆
其習之惡而非其性之惡人奈何而不慎所習也
夫聖賢之學其究在乎知性而盡性故孟子曰盡
其性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至于知天則
盡性之極功未可語于弟子若夫復性則其幾祇
存乎一念轉移之間要在慎習而已矣苟于所習
而莫爲之慎則如嬰兒之語導之齊音則齊語也
導之楚音則楚語也導之吳越之音則吳越語也
導之鳩舌侏僂之音則鳩舌侏僂語也此固至無
定也吾將若何而正之

偽學論

天胡不獨生君子乎天胡不獨生小人乎既生君子而又生小人既生小人而復生君子天曷故乎予以爲天生君子所以爲法也天生小人所以爲戒也今于羣然君子之中而有一小人焉則人必見之爲小人矣于羣然小人之中而有一君子焉則人亦必見之爲君子矣見爲君子而好善之念以生或有不好者百不得一也見爲小人而惡惡之念以生或不惡者亦百不得一也夫善善惡惡

惡者天下之公理而君子小人有以興起之以故邪正紛然錯出于天壤間而聖人之道常明有偽君子者出其言君子之言也其行君子之行也而其心則小人之心也心小人之心而言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行則人必以之爲君子而莫識其爲偽天下無從而辨君子卽無從而辨小人好善惡惡之念旣淆則法戒不明而聖人之道于是乎熄矣由是言之聖人之道小人反之而道猶存偽學混之而道以亡孔子惡鄉愿恐其亂德誠惡其僞也

春秋有鄉愿猶今之有僞學然所謂鄉愿者同乎汙世合乎流俗者也所謂僞學者不同乎汙世不合乎流俗者也同乎汙世合乎流俗僞也亦同故予嘗究極而言之今之僞學卽古之鄉愿是夫子所深惡而痛絕者嗟乎彼小人者吾旣不足與之矣而君子之中又有非君子者然則將安所適從乎哉雖然不聞之乎好鳳之國多鷺鷥好玉之國多砥砮好禮義之國必多僞學何則名之所

崇偽之所趨也然獻瑞者不以多鷺鷥而棄鳳採
珍者不以多礧硤而棄玉求道者不以多偽學而
并失君子務審其真而已矣

命論

係章氏以九州上應星土封域各有分星因其星
可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故
昔人云漢魏分度之說與後日者之術無異雖然
呂才曰長平非盡犯一刑南陽豈俱當六合趙耐
翁曰從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豈無一人行衰
絕運限者此皆以命爲妄也然而漢高與盧縮生
同日祿山與思明生同年月日此數人之休咎亦
無大異孫紹知星語辛雄以得吉卒免河陰之難

韓愈蘇軾並磨蝸居宮謗譽畧同由此觀之烏得云無命也但後世日者之術紛紛取其書閱之支離穿鑿無當于理爲不足深信耳夫星命之術昉於曆其起大運大小限及安命分宮諸法正如四十四家之積年日月各有不同曆以測驗故隨時改易是命則恣其曲見而無天象失占之罰遂反羣習而安之今卽有善是者質之以立法之故彼不知也徒以其所不知而難之彼亦不服若夫共習而其知者莫如七政矣經星本無度由日躔而

分度因而月之白道度五星之黃道度皆如日之數歲漸差而寅宮之宿已移而子在曆家猶不能革其不可語之星士固矣卽就今之七政曆言之十二宮星度之多少過宮之或遲或速參背之先與後節氣中氣之盈縮不齊授時法推爲如此則亦如此焉西法推爲如彼則又如彼焉昧昧然不少察徒執所躔之度號於人曰其樂旺好忌在是其廟其垣其殿在是寧有當歟然此違合猶始於曆家若曆家所不與分過而星士相延以爲墨守

者其悖更甚蓋星命首重日月如今年冬至七日
丁未九千七十五分臺曆日躔箕二度遂羣焉一
度之矣不知二度乃夜半日度若其日黃道加時
度實箕三度也此猶一宿之度耳苟當兩宿交換
之度則差一宿矣當兩宮交換之度則并差一宮
矣至於月則疾行及十五度遲行不下十一度如
今冬至後丁卯日正交白道十二月朔日牛二度
二日女十度此昏度也顧不辨爲昏度雖晨亦牛
二女十矣十七日星一度十八日張八度此晨度

也復不辨爲晨度雖昏亦星一張八矣月二日強
卽過宮其昏度晨度祇八刻間徒執此八刻之度
而概遺別宿之度及別宮之宿是月離之宿之官
殆無不差之日矣五星之度亦皆夜半度木火土
三星行遲於日方其行度間之分或亦不爽一交
於度其差遂如日矣金水二星行疾於日其所差
之官與宿不止如日而且猶之月矣若天下之人
皆生於夜半始與日之度五星之度合朔後皆生
於昏望後皆生於晨始與月之度合否則臺曆所

誌之度與人生所值之度其相去寧待燭炤數計
而見哉嗟嗟仲尼至聖子輿大賢悉不諱言命其
所謂命乃盡性至命樂天知命之命所云莫之致
而致者也氣質且不得參之詎術數之學獲窺其
涯埃是故太上立命其次聽命最下者不受命立
命在已修身以俟聽命在天順受其正故不汲汲
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皇皇于死生日者之術
存而不論可也

時論

曼倩有言爲可爲于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于
不可爲之時則凶予嘗上下古今而知斯言之確
而可據也夫人誠重乎時也子思曰上焉者雖善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
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蓋言德位與時相需而並行
也有天子之位有聖人之德而非其時猶爲民所
不信況其下焉者乎故夫時也者帝王之所乘聖
賢之所補救而庸衆之人亦相與循循焉守于其

中而無敢違焉者也唐虞夏商周以前吾無論若堯舜禹湯武則皆帝王之乘時者也其臣若臯夔稷契伊尹周公皆乘時之佐也以乘時之佐遇乘時之主而功業顯于當時聲施著于後世此爲可爲于可爲之時者也假使無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有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臣而此臯夔稷契伊尹周公其人者必欲行其帝師王佐之事負其壯往之情輒思強有所爲則是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也吾知小則斥逐大則戮誅而其爲凶也必

矣由茲以觀降及三代而下吉凶之數不亦彰明較著乎范蠡之事越也爲可爲于可爲之時者也子胥之事吳也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者也之二人者一則歸湖一則浮江其禍福之分何如也范增必欲興項而卒死彭城子房必欲王劉而卒封留地無他可爲不可爲之勢異也抑非獨此也孔明之于先主王猛之于符堅君臣之間至相得也然卒不能成大功則固時有所不可爲耳若宋之趙普明之劉基皆非賢聖之資而其才又不逮

于孔明王猛至一旦依耀日月得輔王者則亦不
媿名世之列是豈不在于乘時哉夫苟不能乘時
而欲于時之中力爲補救則非大聖大賢不可春
秋之時有孔子戰國之時有孟子此時之孔孟未
嘗得君而事之無君可事而又何時之可乘乃孔
孟則毅然而獨有所爲所謂爲可爲于不可爲之
時者也是欲于時之中力爲補救者也然而吾未
見其凶則是爲可爲于不可爲之時而不見其凶
者惟大聖賢能之且夫補救之心人所不可無也

人有其心未必有其事故無從而補救若孔孟者
則實有其心而卽實著其事孔子之事何在曰刪
詩書也定禮樂也贊周易也修春秋也孟子之事
何在曰闢楊墨也熄邪說也明王道也正人心也
蓋孔孟之爲可爲自爲者也非有待于人而後爲
之也後之人以孔孟之心爲心而行孔孟之事當
勿計其時之可爲與不可爲矣夫何凶之足患不
然吾旣不能乘時而無孔孟之心無孔孟之事徒
曰吾欲爲所可爲也不知此不可爲之時正非吾

之所可為也易曰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不誠無益哉嗚呼凡欲有為者可以鑒已

公言不誠之無益也夫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不誠無物人之所以為學也誠者君子之立身之本也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不誠無物人之所以為學也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不誠無物人之所以為學也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不誠無物人之所以為學也



